

難道被咬着的舌頭不該分開它嗎？可是千萬別忘記「別讓舌頭縮入口內」，它會由此引起 Airway 的 Obstruction；我再也不會忘記了！雖然我已經獲得一個永遠不會再錯的寶貴經驗，可是所付出的代價也够大了。各位！當你以為該為病人做些什麼時，千萬別忘了考慮做這件事後會發生什麼結果？如果發生危險時，你會緊急處置嗎？當然在我們實習期間最好別去動危險的病人，可是越是危急的病人越值得我們去照顧他的，因為醫生就是以能救活最危急的病人為職責，也唯有如此才是最有意義的，可是別忘了先衡量一下自己的程度。

今年四月我被分配到某某醫院去實習精神科，我又遇到一個病人，20歲，是某省立女中高二學生，平時在學校裡的成績特別好，住院時的診斷是 Schizophrenia；有一天當我去和她做 Interview 時，我為了知道病人是否有 Disorientation 的現象，所以我便問她今天是星期幾？還好答對了，可是當問她今天是幾月幾日時，病人便答不出來了，我就順便告訴她今天是四月廿八日，沒想到病人一聽今天已是四月廿八日了，她的表情很快地變成 Anxiety，她說日子怎麼會過得那麼快呢？今天如果是四月廿八日那麼第二次月考必定也舉行過了，如果她現在回去也祇能參加補考而已。而補考的成績一定要打八折怎麼辦呢！在以後的兩三天內，病人吵着要自殺。我後悔不該把年月日告訴她，如果不告訴她日期，她是不會吵着要自殺的。可是，各位你們曾聽到過不能告訴病人今天是幾月幾日的事嗎？我翻遍了 Harrison 及 Noyes 及 Gregory 的 Textbook，找不出不能告訴病人年月日的例子。在我們的想法當中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病人會為補考折扣的事情而擔憂呢？可是事實即在眼前，又叫我如何申辯呢！所以我又學乖了，在精神科醫院少提日期，以免又遇到類似情形。

以上雖然舉了三個例子來說明醫生的言行對病人和其家屬的影響；我相信各位在醫院裡實習總會遇到類似的情況，所以不得不注意。別忘了「簡單的一句話，可致使病人家庭離散；些微不注意的操作，可致死人命」。

在許多雜誌裡，大部分都是刊載某某人有什麼重大的發現，而同學的作品中也都是自己的研究心得，可以說都是對自己的聲利有益的。除了「臺灣臨床醫學」雜誌中有「名醫誤診」，還可見到對自己的錯誤拿來發表外，可以說幾乎沒再看到對自己不光榮的歷史的發表了；而今我又不是「名醫」，我只好厚起臉皮，提起勇氣，把遇到事實向各位準醫師報告了。



她，

· 尋怡 ·

藍藍地。

三月二十日

今天，我發現妳書包裏裝滿了花瓣，我就問妳，要那些花瓣，凋了的花瓣，幹什麼？妳低著頭說——那楓葉紅的時候，那杜鵑花凋的時候，使人感到秋華已盡，春華且消，我會痴痴地張著裙子，讓那颺下的紅葉、落英，不再向地下掉，它會在我的保護中安息，我拿它，夾在頁頁的書中，使春的花香，使秋的愁影，永遠停滯在我的書裏——我笑了，我說妳痴，妳也笑了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去內湖，人家都高興得往山裏闖，妳却拉著我，一家一家的廟去巡行，我說——那神的臉好黑——妳白了我一眼。

點著香，使我回想到年小時，和祖母去拜拜的情形，差些失笑，妳却煞有介事地，又是默禱，又是「求卜」。

抽了籤，嘿！「選出牡丹第一枝，勸君折取莫遲疑，世間若問相知處，萬事逢春正及時。」妳滿意了。

丟了張十元綠油油的鈔票進賽錢箱。
今天玩得很盡興。

三月二十六日

動脈、靜脈、神經、搞得頭昏昏地，在草地上躺著等妳，臺北很難見到的太陽，挾著柔軟的風，薰得人欲眠。

妳來時，已經三點過了，遠遠地看見妳，穿著白底紅大花裙子，像一隻蝴蝶，輕颺颺地，誰說春將去了？剛來呢！我說——玫！妳真像一朵盛開的玫瑰，豔麗多姿。——妳說——盛開？我倒不喜歡盛開，花一盛開，不久就凋謝了，怡？你說你喜歡看一朵將凋謝的花嗎？——我跳起來，向妳陪了不是，我們都快樂得像兩個天使。

風，輕輕地拂過妳的臉蛋兒，紅紅地，很醉人。



四月五日

是清明吧！客居在外，都不曉得了，直到今朝兒，她拿蛋來時我，才想起來。

今天也是她的生日，我該送些什麼給汝？

今天她穿得很樸素，白衣、黑裙、頭髮新剪的，烏亮亮地，自然的波浪型，微微向後捲一點兒，很清新的款式，像個高中的女學生，是的，妳剛從高中過來的，不是嗎？不覺多向妳看一眼，妳送給我一個神秘的笑，那軀軀白白的，口角微向上翹，像隻菱角，不，說櫻桃更恰當些。

從大世界出來，天已微昏，西門町鬧哄哄，那張國周強胃散的霓虹廣告，衝得好刺眼，還有疏克肝、黑松汽水、國際牌……唱片行正扭着四小子的歌喉，半生不死地，妳說妳最噁心了。

妳說——怡，今天……我笑了，我附着妳的耳，輕輕地說——汝！我會忘記嗎？——妳也笑了，踏進那家北京味的，要一份麪，對！一份就好，那老闆聽得好奇怪。我還要他把麪煮得長長地，不可斷了一根。

我說——汝！該送些什麼呢？——

妳說——真是的……我欠什麼嗎？你……你的

心——

這話甜甜地，像蜜糖。

妳嬌嗔着。夜，在西門町嬌嗔着。

四月七日

離開臺北，就很惆悵，那影子，妳站在月台上，手絹兒揮得動人，只有三天，別把淚珠兒掛在眼眶，我說只有三天。

大哥，密斯脫，張，都沒回來，獨個兒冷冷清清地，把乒乓球往壁上打得乒！乒！響，也沒勁。扭開電視吧，真是見鬼，東扭、西扭，真怕他扭掉了褲子，出醜哩！不該回來！不該回來！妳寂寞，我也寂寞。

夜都快深了，大妹還把電唱機放得吵死人，把唱片搶起來，換上一張圓舞曲，是史特勞斯特的，被大妹埋怨了半天，說——不要臉的，叫你回來，陪我們玩玩，成天孜孜孜孜，也不羞人，當心被玫瑰刺了——她就是這樣刁，拿她沒法子。其實，玫瑰可愛的地方，也在她有一些小刺。

大妹，年小不經事。

汝！聽見嗎？我正把電話的話筒，放在電唱機旁邊，是一支「Lullaby」，晚安，祝妳有個好的夢。

別為我失眠了。

四月九日

媽笑我急得像隻Monkey，大妹嘴嚀得好高，老不情願地遞上行李，車緩緩駛動了。

妹說——人家那兒這種回家法，人家也留不住。

我說——妹！下次陪妳好好玩，這次不行，以後你有了……，妳就會明白的——羞！大妹臉紅得像團朝霞，兩指儘往臉上劃——羞！不要臉……

到臺北，已近七點，細雨霏霏，跳上六路車，心裏有點急，像初次赴約時似地。

藍藍的燈，照得夜旦橋，藍藍的夜色，藍藍的傘兒，裙兒，雨絲也藍藍地……有詩意，是羅曼蒂克。

妳說——怡，到傘裏來，夜涼着，別讓雨給淋了。

我說——汝，這雨絲多可愛，煙雨濛濛……

妳說——喔！好寂寞，像三年，不！三十年，你呢？——

——未曾有過的空虛，現在？——

——現在——妳勾過臉來，莞然一笑——不了！——

——聽過了？——我問。

——嗯！共三十六次，格利克的索爾非琪之歌。

——平均一個鐘頭一次？——Almost！——

妳答。

噫！可愛的人兒，藍藍地。

